

春秋大事表摘要

□ 12
3032
1

荀秋大車
金鐫

口 12
3033
14

門 口 12
號 3033
卷 1

春秋大事表摘要目錄

春秋大事表摘要目錄

卷之一

總敘

春秋時令表敘

春秋朔閏表敘

春秋長厯拾遺表敘

春秋列國疆域表敘

周疆域後案論

魯疆域後案論

齊疆域後案論

晉疆域後案論



春秋大事表
目錄
楚疆域後案論

宋疆域後案論

衛疆域後案論

鄭疆域後案論

秦疆域後案論

吳疆域後案論

越疆域後案論

春秋列國疆域表後敘

晉中牟論

楚豫章論

晉公子重耳適諸國論

春秋時楚地不到湖南論

楊丕甫駁此論

春秋列國爵姓及存滅表敘

卷之二

春秋列國地形大牙相錯表敘

春秋時屬賴爲一國論

齊穆陵辨

春秋列國都邑表敘

春秋時之滑非今滑縣論

兩楚邱辨

衛莘地爲今東昌府莘縣論

春秋列國山川表敘
秦自穆公始東境至河宜從史記不宜從鄭詩譜論

春秋列國山川表敘

六國渡河攷

書渡河攷後

春秋不書河徙論

春秋時藪澤論

春秋時海道論

春秋列國地形險要表敘

列國不守關隘論

春秋列國官制表敘

春秋列國姓氏表敘

春秋大夫無生而賜氏論

春秋卿大夫世系表敘

春秋賞表敘

春秋田賦軍旅表敘

邱甲田賦論

春秋吉禮表敘

圉先師高紫超復舅氏書

春秋三傳禘祫說

書禘祫說後

魯無文王廟論

辨四明萬氏兄弟論禘之失

辨萬氏季野論禘之失

禘祭感生帝說

書陳止齋郊禘說後

卷之三

春秋凶禮表敘

子叔姬卒論

毀泉台論

葬陳哀公論

妣氏卒論

桓莊二公不書大夫卒論

春秋左傳喪畢吉禘說

天子諸侯喪禮已廢絕于春秋時論

春秋賓禮表敘

春秋軍禮表敘

春秋嘉禮表敘

春秋譏不親迎論

春秋王迹拾遺表敘

春秋魯政不逮表敘

春政下逮表後案

春秋子野卒論

春秋晉中軍表敘

春秋楚令尹表敘

楚令尹論

楚子囊城郢論

春秋宋執政表敘

春秋鄭執政表敘

春秋齊楚爭盟表敘

春秋宋楚爭盟表敘

春秋齊晉外加意於宋論

春秋晉楚爭盟表敘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論

春秋時楚始終以蔡爲門戶論

晉悼公論

春秋吳晉爭盟表敘

春秋齊晉爭盟表敘

春秋秦晉交兵表敘

春秋晉楚交兵表敘

吳楚柏舉之戰論

蔡侯以吳師入郢論

卷之四

春秋吳越交兵表敘

春秋齊魯交兵表敘

春秋魯邾莒交其表敘

春秋宋鄭交兵表敘

春秋城築表敘

春秋四裔表敘

赤狄白狄論

戎狄書子論

范爲士會封邑攷

春秋天文表敘

書萬充宗黃梨洲春秋日食問答後

春秋五行表敘

春秋三傳異同表敘

春秋絕筆獲麟論

春秋入國滅國論

書萬季野黃梨洲春秋附廟問答後

春秋闕文表敘

春秋俱係孔子修成以後闕誤論

晉侯夷吾卒論

春秋齊記鄭許宋曹吞滅表敘

春秋亂賊表敘

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論

春秋逐君以自奔爲文論

許世子止弑其君論

孔子請討陳恆論

增先師高紫超先生公羊賊不討不書葬論

春秋兵謀表敘

春秋左傳引據詩書易三經表敘

左氏引經不及周官儀禮論

春秋左傳杜註正譌表敘

春秋無書字之法論

春秋人物表敘

鄭莊公論凡三

衛石碣論

晉狐偃趙衰胥臣論

鄭燭之武論

衛蘧伯玉論

列國諡法考

春秋列女表敘

衛夷姜晉齊姜辨

春秋大事表摘要總敘

憶棟高

十一歲時先君子靜學府君手抄左傳全本授讀曰此二十一史權輿也聖人經世之大典於是乎在小子他日當志之年十八受業紫超高先生時先母舅霞峯華氏方以經學名世數舉春秋疑義與先生手書相辨難竊從旁飫聞其論而未心識其所以然二十一先君見背讀儀禮喪服旁及周官戴記而於春秋未暇措手年二十七八執筆學爲古文始深識左氏文章用意變化處而嘆近日所評提掇照應者爲未脫兔園習氣然於先君提命之旨及兩先生所往復辨論者未之及也雍正癸卯歲蒙 恩歸田謝絕勢利乃悉發架上春秋諸書讀之知胡氏之春秋多有未合聖心處蓋卽開章春王正月一條而其背違者有二其一謂春



秋以夏時冠周月是謂夫子以布衣而擅改時王之正朔也其一謂不書卽位爲首絀隱公以明大法是夫子以魯臣子而貶黜君父也其餘多以復讎立論是文定之春秋而非夫子之春秋非夫子之春秋卽非人心同然之春秋又春秋強兼弱削戰爭不休地理爲要學春秋而不知地理是盲人罔識南北也雨雹霜雪失時爲災蒐田城築非時害稼時曰尤重學春秋而不知時日是朝菌不知晦朔也用是不揣愚陋殫精研思廢寢與食家貧客遊周歷燕齊宋魯陳衛吳楚越之墟所至訪求春秋地理足所不至則詢之遊人過客輿夫厮隸乃始覓意爲表爲目五十爲卷六十有四首列時令表明商周皆改時改月以正胡氏及蔡氏書傳之非於吉禮表詳列十二公卽位或不書卽位明夫子當日皆是據實書

以正聖人以天自處貶削君父之謬列朔閏及長歷拾遺二表以補杜氏之長歷而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時日屈指可數列疆域及犬牙相錯五表以補杜氏之土地名而春秋一百四十國之地里聚米可圖郊禘社雩崩薨卒葬蒐田大閱會盟聘享逆女納幣雜然繁夥列吉凶賓軍嘉五禮表以紀春秋天子諸侯禮儀上陵下僭之情形稅以足食賦以足兵乃魯稅畝而田制壞作工甲而兵制亦壞列田賦軍旅表以志強臣竊命損下剝上之實霸統興而王道絕周室夷爲列國霸統絕而諸侯散列國淆爲戰爭列爭盟凡五交兵凡七以紀春秋盛衰始終矜詐尙力強弱并吞之世變晉楚爭衡互爲勝負其當國主兵事者左氏備載其人列晉中軍楚令尹表以志二國盛衰強弱之由宋鄭爲天下之樞晉楚交

春秋大事表卷一
爭宋鄭尤被其害子產有辭而諸侯是賴向戌爲弭兵之說而中
夏遂靡列宋鄭二執政表以志二國向背關於天下之故周室頽
綱魯亦守府自襄王錫晉南陽而勢益不振魯曰僖公賜費而季
曰益強列王迹拾遺魯政下逮二表以志周魯陵遲尾大不掉之
漸禘卽祫卽禘一祭二名而朱子取趙伯循說謂祭始祖所自
出殊不知帝嚳原非稷契之父生民長發皆商周尊祖禘祀之樂
歌斷無稱母而不稱父之理著禘祫說以明戴記祭法大傳之誣
去姜存氏去氏存姜不成文理杜孔已斷爲闕文宋儒謂各有意
義殊不知文姜哀姜之罪惡豈待去其姓氏而明況上下截去一
字人復知爲誰某聖人無此弄巧文法以俟後人推測之理列闕
文表以一掃後儒穿鑿支離之翳三傳各執一說黨枯護朽此是

彼非使學者茫然岐路靡所適從列三傳異同表酌以義理衷於
一是以社後曰說經雷同偏枯之弊蠻夷戎狄種類雜出地界既
殊稱名復混列四裔表別其部落詳其姓氏以正史遷允姓姬宗
曰爲兄弟之妄戰爭滋興技巧益甚決機兩陳制變無方列兵謀
表以志孫武吳起六韜三略之始文王囚羑里而演周易周公成
王業而作詩書一時學士大夫占筮決疑歌詩贈答引物知類千
里同風列三經表以志漢宋儒者經說傳義之祖大河遷徙從古
不常而周定王五年河徙係已未爲魯宣之七年春秋以河爲境
者六國獨係於衛列河未徙與已徙二圖以志春秋與禹貢河流
遷變之自此皆有關於經義之大者既著叙論百餘首復編口號
以便學者之記誦蓋余之於此泛濫者三十年覃思者十年執筆

爲之者又十五年始知兩先生於此用心良苦先母舅霞峰先生博稽眾說無美不收高先生獨出心裁批卻導窾要皆能操戈入室洞徹圖奧視宋儒之尋枝沿葉拘牽細碎者蓋不啻什伯遠矣余小子鈍拙無似得藉手以告其成以無負先君子提命之旨與兩先生衣被沾溉耳濡目染之益謹述其緣起以識於首簡命之曰春秋大事表云乾隆十三年戊辰八月錫山顧棟高書

春秋大事表摘要卷一

錫山

顧棟高復初

輯

章陵

邱東陽

校

春秋時令表叙

春秋開卷書春王正月議者紛然蔡氏尙書傳旣主不改時改月之說而文定傳春秋又謂夫子虛加春字於月之上謂周本是冬十一月夫子特借以明行夏時之意是皆攷古未核惑於冬不可爲春之疑遂至輾轉相誤也後漢書陳寵傳有曰天開於子天以爲正周以爲春地闢於丑地以爲正殷以爲春人生於寅人以爲正夏以爲春是子丑寅三陽之月皆可以言正皆可以爲春明矣而謂周有天下更姓改物於履端初始稱冬十一月以號令天下

一年之內首尾皆冬非所以一天下之視聽也周既不改時月矣而謂夫子爲周之臣子改冬爲春改十一月爲正月戾王朝之正朔改本國之史書尤不可以訓也今試以經文最顯然者證之隱九年三月大雨震電若是夏正則震電不爲災矣桓十四年春正月無冰若是夏正則無冰不足異矣蓋自王朝之發號施令列國之聘享會盟與史官之編年紀月較若畫一其餘田狩祭享猶用夏時如蒐苗獮狩禴祀烝嘗則以夏時起事而易其時與月之名若桓四年春狩于郎及桓八年春正月己卯此皆其歷歷可見者而傳文內間有一二從夏正者蓋亦有故隱六年冬宋人取長葛而傳書秋劉氏微謂正明作書雜取當時諸侯史策有用夏正者有用周正者故致與經錯異可見當時諸侯亦不盡用周

正孔氏穎達云王者存二王之後使統其正朔服其服色故杞宋各行其祖正朔先儒謂宋行商歷晉行顓歷顓歷卽是建寅故傳書晉國之事多有從夏正者若上偃與絳縣老人之言可證也要自其國通行已久習俗使然三代原所不禁而其告於王朝則一稟周之正朔左氏特採錄列國之私史其史官之紀載未經改正故致偶見此一二耳無容以爲不改時月之驗也其經文則與尙書符合斷然周正無疑善乎朱子之言曰夫子未筆削以前魯史原名春秋可見以春首時片言破的諸儒無所置喙矣

春秋朔閏表叙

余讀春秋每苦日食置閏不得其解據先儒舊說春秋不應置閏而置閏者凡二見莊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及文元年閏三月應置閏而失不置者凡三見昭二十二年

月巳丑日南至襄二十七年冬十月乙亥朔日有食之哀十二年冬十二月蠡

至日食之乖繆尤多穀梁曰言日不言

朔食晦日也言朔不言日食既朔也及襄二十一年九月十月頻食二十四年七月八月頻食諸儒皆以爲日無頻食法日月無頻交之理不交無從有食歷千年罔有折衷又經傳中日月多有互異孔穎達曰凡異者多是傳實而經虛以余考之亦有經不誤而傳誤者有經傳俱不誤而杜以駁正經傳反致誤者孔氏僅能發明杜氏之義而無能救正杜氏之失至宋儒益務以義理爲穿鑿不考本末憑空臆斷至使千年經義沉霾晦蝕于附會之儒生鹵莽之老宿重可歎也歲癸亥華生綱從余遊年二十三歲性敏而有沉思余教以推求春秋朔閏之法以方幅之紙一年橫書十二月每月繫朔晦于首尾細求經傳中之干支日數不合則爲置閏

始猶覺其牴牾十年以後迎刃而解其合者凡十九不合者前後率不過差一兩日因經傳之日數以求晦朔因晦朔之前後以定閏餘與杜氏長歷不差累黍其違異者則爲著論駁正之乃知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事迹指掌可數案若列眉而後儒之憑空臆造都成寢語試約舉三四事言之桓五年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傳曰再赴也杜謂甲戌前年十二月廿一日己丑此年正月六日今考桓四年冬當有閏十二月甲戌實是正月廿一日而已丑則二月七日也是經書正月甲戌不誤第甲戌之下當有關文己丑之上併脫二月兩字耳傳不知而誤以爲再赴杜併不知而誤以今年之曰屬之前年由失不置閏故也昭元年十二月晉既烝趙孟適南陽甲辰朔烝于溫杜以甲辰爲十二月朔謂晉烝當在

甲辰之前傳言十二月誤不知是年當閏十月不可依長厯作閏十二月經傳皆有十一月巳酉巳酉先甲辰五十五日則甲辰非十二月朔可知服虔云甲辰夏十一月朔也蓋夏之十一月於周爲正月晉烝以孟冬而趙氏以仲冬烝于家廟傳以烝本冬祭不可繫之來年而甲辰實正月朔故特變其文先言十二月晉烝而後言甲辰朔此明係兩月事趙氏之烝自在明年正月傳紀晉事自用晉之夏正耳杜不知傳文書法之變誤以來歲之日屬之今年由置閏失所故也更有經傳俱不誤而杜孔誤者莊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日食鼓用牲於社左傳曰非常也左氏之意蓋謂正陽之月日食爲非常之變異爾是解所以鼓用牲之故而杜釋爲非常鼓之月由置閏失所誤使七月爲六月夫不應伐鼓而伐鼓不

過失于謹慎未足重煩聖筆而正陽之月受陰氣虧損乃災異之大者杜不舉其大而舉其細何爲乎今推算辛未確是六月朔日自莊元年閏十月至二十四年閏七月凡九置閏正合五歲再閏十有九歲七閏之數而孔氏曲從杜說反謂二十四年八月以前誤置一閏所以使七月爲六月此經傳俱不誤而杜孔自誤也又有杜孔俱不誤而後儒以意推求而誤者襄二十八年十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楚昭子卒相去凡四十二日杜孔俱云日誤而胡文定指爲閏月經不書謂是喪服不數閏之證呂氏本中至反駁杜孔爲非殊不知置閏須通計兩年上下若此年十二月置閏則來年二月安得有癸卯五月安得有庚午乎今推算閏當在來年之八月此宋儒不考經傳前後橫空臆度並不信杜孔而失之者

也此卷獨多約有一百八十餘頁就一卷中釐爲四卷學者孰是求之以上下數千年諸儒議論如堂上人判堂下人曲直又如執規矩以量物毫髮不容少錯余于此用心良苦而位置閏月排列朔晦則華生經始華子師道改正之力爲多嗚呼綦難哉余往懷此志六七年而苦無端緒聞泰興曙峰陳先生有書六卷屢郵書求其令嗣而不獲而臨川師有春秋年譜一書亦未見示亡兒炳從旁贊曰是不難從經傳日數求之足矣此事兒請任之余呵之曰爾何知炳不敢言而退今幸是編成喜二華之能成吾志而又恨亡兒之不得與成其事也爲泣然者久之輯春秋朔閏表第二春秋長歷拾遺表叙

余既輯春秋朔閏表懼後人不之信因命施生龍淵就註疏中探出杜氏長歷凡百餘條都爲一卷嗚呼長歷一書意當唐初孔氏穎達世猶存今已不可得見獨其吉光片羽流傳於斷檣殘墨之間學者得因是以攷見當時之日月誠不可不寶愛而珍惜之余嘗觀其前後歎杜氏用心精細千年來未有及者顧余嘗疑之僖九年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甲子晉侯僖諸卒杜云甲子九月十一日戊辰十五日也如此則九月當爲甲寅朔經有七月乙酉伯姬卒乙酉先甲寅二十九日其年有閏七月無疑杜長歷于八年十一月置閏則是年七月安得有乙酉乎據傳七年冬閏月惠王崩既七年有閏足知八年無閏此杜置閏之一失也昭元年十一月己酉楚子麇卒杜云己酉十二月六日經傳皆言十一月月誤是年傳十二月晉既烝趙孟適南陽甲辰朔烝于溫杜云甲

辰十二月朔晉烝當在甲辰之前傳言十二月月誤不知是年當閏十月而長歷誤作閏十二月故反疑經傳爲誤己酉寶十一月五日而甲辰爲來年正月朔由晉用夏正本十一月事故傳繫之今年耳此杜置閏之再失也昭九年四月陳災傳曰火出而火陳杜長歷以爲八年不應有閏而悞置閏八月故四月得火見今考上下傳文八年實無閏如八年有閏則九年二月安得有庚申十年五月安得有庚辰是閏在十年五月以後明矣周之四月夏正二月昏弧中旦建星中則夜半時大火得見東南不必前有閏月此杜置閏之三失也僖十五年十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傳在九月明是晉用夏正故經傳互異而杜以爲從赴以傳之壬戌爲九月十三日以經之壬戌爲十一月十四日傳紀晉事往往

與經先後兩月凡經書春者傳皆在前年之冬豈得盡以爲從赴此由不知經從周正傳從夏正誤混爲一致令時日違錯此又杜之四失也夫日月之差譌其小小者耳而聖人之書法其宏綱大指未必不係于是是可不爲鄭重推而究之歟以杜氏之精細猶不免差繆若此恨不能起先生于九原而爲之指正其闕失也雖然杜氏迄今二千年其長歷之存于今者千百之十一耳然卽此十一求之以考見當時之日月先生有知應引爲繼起之有人則余小子曷敢多讓謹就此百餘條內其標明日月者推明是月爲某朔以余所推合之其不同者旣具論如右其同者識明一同字與朔閏表相表裏俾學者知今日之推求非無根據而先生之長歷幾如碎鼎之復完晉唐以來不獲睹之書至此復燦然大明于

春秋列國疆域表叙
世好古之士有不歎爲千年法物一旦復出矣乎

春秋列國疆域表叙

昔武王大封列侯各有分地至春秋時猶存百二十四國稅安禮爲作春秋指掌圖以明之余謂是不可圖也若從其始封則與春秋時之疆境不合若從春秋當日則二百四十年中強兼弱削月異而歲不同當以何年爲準而圖之卽以周與晉楚論晉之始封太原百里之地耳其後獻公滅耿滅霍滅魏拓地漸廣而最得便利者莫如伐虢之役自澠池迄靈寶以東崤函四百餘里盡虢略之地晉之得以西向制秦秦人抑首而不敢出者以先得虢扼其咽喉也至文公啟南陽奄有覃懷後經營中原迫逐戎狄凡衛河以北殷墟之境之沒于狄及邢之滅于衛滑之滅于秦者晉盡取之于是東及朝歌北盡邯鄲自河南之彰德衛輝至直隸之大名

廣平順德悉爲晉有而謂晉猶昔日之晉乎楚封丹陽蓋在今歸州東南七里至文王滅鄧縣申息封畛于汝此時已涉河南南汝之境以後蠶食諸夏鄧及唐葉皆南陽府地也江黃道柏蓼胡沈皆汝寧府地也最後城州來居巢鐘離則更侵入鳳陽廬壽之境而謂楚猶昔日之楚乎至周之東都鄭氏詩譜云封域在禹貢豫州太華外方之間北得河陽漸冀州之南畿內方六百里逮後南陽入于晉祭地入于鄭伊川入于陸渾日朶月削故襄王以前猶能興師伐鄭伐翼襄王以後如病痿歷不能起王畿已非復東遷之舊況在小國乎夫弱小之日就微滅與大國之漸肆吞併非一朝一夕之故也故曰是不可圖也夫不原其始封則不明先王星

羅基置犬牙相錯之至意而不極吞併所至則又無以識春秋當日之大勢故自王畿以下凡晉楚諸大國先區明其本境以漸及其拓地之疆域終春秋之世而止而小國亦還其始封末云後入某國爲某邑庶前後之疆索瞭如而廢興之故亦從可概睹矣

周疆域後案 論

案東遷後王畿疆域尙有今河南懷慶二府之地兼得汝州跨河南北有虢國桃林之隘以呼吸西京有申呂南陽之地以控扼南服又名山大澤不以封虎牢峭函俱在王略襟山帶河晉鄭夾輔光武創業之規模不是過也平桓莊惠相繼百年號令不行諸侯攘竊王不能張皇六師更復披析其地以爲賞功酒泉賜號虎牢賜鄭至允姓之戎入居伊川異類逼處莫可誰何

晉滅虢而鎬京之消息中斷楚滅申而南國之窺伺方張至溫原蘇忿生之田與鄭復以賜晉則舉大河以北委而棄之由是懷慶所屬七縣原武屬鄭濟源修武孟縣溫縣屬晉王所有者河內武陟二縣及河南府之落陽偃師鞏縣嵩登封新安宜陽孟津八縣汝州之伊陽魯山許州府之臨潁縣與鄭接壤而已論曰嘗讀詩至召旻之卒章曰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曰闕國百里今也曰蹙國百里喟然歎曰此其故春秋盡之矣周自平王東遷尙有太華外方之閒方六百里之地其時西有虢据桃林之險通西京之道南有申呂扼天下之膂屏東南之固而南陽肩背澤潞富甲天下輶轅伊闕披山帶河地方雖小亦足王也故桓王之世猶能興師以號召諸侯虎牢屬鄭仍復收之至

惠王始與鄭以武公之略張弛自如皇綱未盡絕于天下也而
孱弱不振日陵月削楚滅申而東南之蔽失晉滅虢而西歸之
道斷至襄王以溫原畀晉而東都之事去矣然論者謂襄王之
失計此又非也在桓王時已嘗以十二邑易鄆邾之田于鄭鄭
不能有而復歸諸周周復不能有而強以與晉如豪奴悍僕主
人微弱不能制而擇巨室之能者使治之至襄王時已視為棄
地固不甚愛惜也晉得之而日以強周日以削至祭入于鄭晉
遷陸渾之戎于伊川楚伐陸渾而遂觀兵周疆矣然則詩人所
歎息痛恨于日蹙國百里者其此之謂歟謹志其疆域而歷敘
其廢削之所由使後之論周事者有考焉

魯疆域後案

論

案魯在春秋實兼有九國之地極項鄆邾根牟魯所取也而項
鄆邾則邾莒滅之而魯從而有之者也其疆域全有兗州府
之曲阜寧陽泗水金鄉魚臺汶上濟寧州嘉祥八州縣之地後
兼涉滕縣鄒縣嶧縣與邾接境又泰安府之泰安縣與齊接境
兼有新泰縣萊蕪縣沂州府治又費縣沂水縣曹州府之鄆城
縣爲魯西鄆鉅野縣爲獲麟處城父縣單縣爲高魚邑涉范縣
界又兼涉青州府之安邱諸城二縣與莒接境又河南陳州府
項城縣爲魯所滅項國地又涉江南之海州跨三省共二十六
州縣

論曰余讀春秋至隱五年公矢魚于棠傳曰非禮也且言遠地
也哀十四年西狩獲麟歐陽子曰西狩言遠也嗚呼魯之東西

境盡之矣余嘗往來京師親至兗州魚臺縣訪隱公觀魚處詢之土人云距曲阜不二百里又北至汶上爲齊魯接界俱計曰可到其地平衍無高山大川爲之限隔無魚鹽之利爲之饒沃故終春秋之世常畏齊而附晉又其西南則宋鄭衛及邾莒杞鄆諸國地犬牙相錯時吞滅弱小以自附益祊易之鄭防取之宋須句取之邾向鄆取之莒而邾則空其國都致邾眾退保嶧山與莒爭鄆無寧曰逮晉文分曹地則有東昌府濮州西南而越旣滅吳與魯泗東方百里地界稍稍擴矣然終不能抗衡齊晉豈特其君臣之孱弱亦其地當走集以守則不足以固以攻則不足以取勝也徒以周公之後世爲望國爲晉楚所重故楚靈爲章華之臺而遠啟疆特致魯侯以落之好以大屈至戰國時猶存于諸姬最爲後亡豈非周公之明德遠哉

齊疆域後案

論

案齊在春秋兼併十國之地紀鄆譚遂鄆陽萊七國之滅見於經如莒之故封介根及牟介二國俱不詳其滅之何年其疆域全有青州濟南武定登州萊州五府之地獨青州府之安邱諸城二縣闌入莒地後入魯又東昌府之聊城爲聊攝堂邑縣爲棠邑往平縣爲重邱泰安府治與魯接境又兼有東阿肥城平陰及東平州斗入兗州府之陽穀一縣沂州府之蒙陰一縣與魯衛錯壤又曹州府之范縣爲齊廩邱及顧地則齊晉宋魯衛五國交錯處也直隸天津府之慶雲縣爲齊無棣地

論曰齊於春秋號爲大國然以山東全省計之兗州強半屬魯

泰安與魯參半東昌晉衛錯處他如青州濟南魯地犬牙其間齊所全有者武定登萊三府及曹沂所屬數縣而已其形勢要害不如晉幅員廣遠不如吳楚徒以東至海饒魚鹽之利西至河憑襟帶之固南至穆陵有大峴之險北至無棣收莫廣之地用管子之計官山府海遂成富強爲五伯首豈惟地利抑亦人謀之善也然管子以圖伯者陳氏亦用以竊國山木如市弗加于山魚鹽蜃蛤弗加于海以國爲餌卒成篡奪器一也而操之者則異豈非得其人則用以興失其人則遂以亡者歟

晉疆域後案

論

案晉所滅十八國又衛滅之邢秦滅之滑皆歸于晉景公時翦滅眾狄盡收其前日蹂躪中國之地又東得衛之殷墟鄭之虎牢自西及東延袤二千餘里有山西全省又有直隸大名府之元城縣爲沙鹿山晉所取之五鹿地廣平府之邯鄲成安清河永年四縣順德府治與邢臺任唐山三縣俱與衛接境真定府之晉州趙州冀州及藁城欒城柏鄉臨城四縣山東東昌府之恩縣冠縣曹州府之范縣與齊魯二國接境又河南懷慶府之濟源修武孟溫四縣衛輝府之汲縣淇縣輝縣濬縣新鄉縣南自解州平陸縣渡河有河南府之陝州閿鄉靈寶桃林之塞在焉永寧澠池偃師三縣後又得嵩縣陸渾地與周接境其西自蒲州永濟縣渡河有陝西同州府之朝邑韓城澄城白水四縣及華州華陰縣又延安府爲晉河西上郡西安府之臨潼縣爲所滅驪戎地商州爲晉上雒及苑和倉野之地俱與秦接境後

驅戎地入秦爲侯麗地跨五省共二十二府五州

論曰晉當春秋之初翼侯中衰曲沃內亂不與東諸侯之會盟疑于荒遠之地然其地實近王畿是時周新東遷列侯未甚兼併沈如蓐黃處在太原虞虢焦滑霍楊韓魏列于四境晉于其中特彈丸黑子之地勢微甚而桓莊之時猶能命諸侯以討有罪曲沃之叛也王命虢公伐曲沃至翼侯滅矣而虢仲芮伯荀侯賈伯同日興師庶幾方伯連帥之義安在江漢常武不可再睹哉而釐王貪其寶賂列爲諸侯肆其狂獗吞滅小國自武獻王之世兼國多矣以不赴告故經不書不復可考見蓋天下之無王自晉始及勢既強大乃復勤王以求諸侯周室之不亡復于晉重有賴焉自滅虢據崤函之固啟南陽扼孟門太行之險南

據虎牢北據邯鄲擅河內之殷墟連肥鼓之勁地西入秦域東軼齊境天下扼塞鞏固之區無不爲晉有然後以守則固以攻則勝擁衛天子鞭笞列國周室藉以綿延者二百年是猶倒持太阿之柄以與人而復假之以自衛也然使晉不兼併諸國周亦無能聯絡形勢以自強何則周行封建其勢散而晉併列國爲郡邑其勢聚封建之不如郡縣自春秋之世不已較然哉

楚疆域後案

論

案楚在春秋吞并諸國凡四十有二其西北至武關在今陝西商州東少習山下文十年傳子西爲商公卽商州之雒南縣也與秦分界其東南至昭關在今江南和州含山縣北二十里昭十七年吳楚戰于長岸卽和州南七十里之東梁山與太平府

夾江相對是也與吳分界其北至河南之汝寧府南陽府汝州與周分界其南不越洞庭湖全有今湖北十府八州六十縣之地惟隨州爲隨國僅存又全有河南之汝寧南陽二府光州一州又闌入汝州之郟縣魯山縣河南府之嵩縣開封府之尉氏縣許州府之郛城縣及禹州與鄭接境四川夔州府之奉節縣與巴接境江西之南昌南康九江饒州與吳越錯壤又全有江南之廬州鳳陽潁州三府及壽州和州之地江寧府之六合太平府之蕪湖徐州府之碭山則與吳日交兵處也後廬壽之地多入于吳

論曰余讀春秋至莊六年楚文王滅申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天下之勢盡在楚矣申爲南陽天下之膂光武所發迹處是時齊桓未興楚橫行南服由丹陽遷郢取荊州以立根基武王旋取羅都爲郢郢之地定襄陽以爲門戶至滅申遂北向以抗衡中夏然其始要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平王東遷卽切切焉戍申與甫許豈獨內德申侯爲之遣戍亦防維固圉之計有不獲已逮桓王莊王六七十年之久楚之侵擾日甚卒爲所滅自後滅呂滅息滅鄧南陽汝寧之地悉爲楚有如河決魚爛不可底止遂平步以窺周疆矣故楚出師則申息爲之先驅守禦則申呂爲之藩蔽城濮之敗而子玉羞見申息之老楚莊初立而申息之北門不啟子重欲取申呂以爲賞田而巫臣謂晉鄭必至于漢申之係于楚豈細故哉故論當日楚之形勢東拒齊則召陵之陘爲咽喉之塞西拒晉則少習武關通往來之道南面扞吳

則鍾離居巢州來屹爲重鎮迨州來失而入郢之禍始兆楚之
植基固而形勢便使周歷猶縣延四百年不遂併于楚者桓文
之力也

案王風揚之水先儒謂譏平王忘父仇內德申侯爲之遣戍
者非也蓋申侯可仇申之地自不可棄戍申自不容已但不
當使畿內之民戍耳平王若能發憤興師命方伯連帥南向
討楚侵擾之罪申自不煩戍卽云戍亦當使方伯連帥當其
役何至使畿內之民反爲侯國遠戍是足顧居上首顧居下
中詩所以致怨于平王之微弱也言激揚之水至不能流一重
薪喻以天子之威令不能役使羣侯也彼其之子指方伯應
戍申者而言不與我戍申言當時方伯不能爲王家較命而

使我獨當此苦所以懷思而欲歸也如此纔與興意浹洽有
味朱傳以之子指其室家則與束薪意一毫無涉上下文不
聯貫矣至謂內德申侯尤非詩明言三國戍申戍甫戍許甫
卽呂也後申呂俱爲楚滅而許役屬于楚此時楚之侵擾三
國已被其禍戍自時勢不得不然平王豈有德于呂許二國
者哉且詩稱彼其之子俱係賤惡之辭外之之辭如彼其之
子三百赤芾彼其之子不稱其服猶言乃如之人夫己氏云
耳若詩人謂其室家豈宜作此等語余因春秋而備論揚水
之義如此

宋疆域後案

論

案宋在春秋兼有六國之地宿偃陽曹三國其見于經者也杞

戴及彭城則經傳俱不詳其入宋之年而地實兼併于宋其封域全有河南歸德府一州八縣之地開封府之杞縣封邱縣有宋之長邱蘭陽縣有宋之戶牖衛輝府之滑縣有宋之城鉅陳州府治之睢寧縣有宋穰地西華縣有宋鬼閭地又江南徐州府之銅山縣沛縣蕭縣潁州府之太和縣山東兗州府之金鄉縣睢寧縣泰安府之東平州後滅曹又得曹州府之曹縣荷澤縣定陶縣共跨三省九府二州二十三縣之地

論曰余嘗適汴梁取道鳳陽由歸德以西歷春秋吳楚戰爭地及杞宋衛之郊慨然思曰周室某布列侯各有分地豈無意哉蓋自三監作孽武庚反叛周公誅武庚而封微子于宋豈非懲創當日武庚國于紂都有孟門太行之險其民易煽其地易震

而商邱爲四望平坦之地又近東都曰後雖子孫自作不靖無能據險爲患哉故殷之遺民屬之懿親康叔而杞宋接壤俱在開歸匪特制馭亦善全先代之後宜爾也入春秋時宋乃有彭城彭城俗勁悍又當南北之衝故終春秋之世宋最喜事齊興則首附齊晉興則首附晉悼公之再伯也用吳以犄楚先用宋以通吳實于彭城取道楚之拔彭城以封魚石也非以助亂實欲塞夷庚使吳晉隔不得通也晉之滅偃陽以畀宋也非以德宋欲宋爲地主通吳晉往來之道也蓋彭城爲宋有而祖爲楚地偃陽爲楚與國皆在今沛縣境如喉嚨中之有物宋有偃陽而吳晉相援如左右手矣故當日楚最仇宋常合鄭以齮宋亦最力追悼公已復鄭不復恃吳吳闔閭之世力足以制楚不復

專賴晉而宋于是晏然無事是彭城之係于南北之故者非小而宋常爲天下輕重者以其有彭城也自後吳日強橫齊魯俱被其毒害而宋始終不受兵亦以前日爲東道主之故而黃池之役吳歸道自商魯王欲伐宋太宰嚭曰可勝也而弗能居蓋杞宋舊封其非險阨之地久矣

衛疆域後案

論

案衛之始封兼三監之地封域本大後再遷至帝邱而其舊封多入于晉稍迫狹矣春秋之初霸令未興諸侯多務兼併以自益而衛以介在齊晉宋魯四面皆大國無所腴削又屢經狄難崎嶇遷徙其地有今之直隸大名府開州及府治元城縣魏縣長垣縣廣平府之邯鄲縣爲邯鄲邑旋入晉河南衛輝府之淇

縣爲始封之朝歌汲縣爲河內輝縣爲百泉後俱入晉僅有滑縣之楚邱及漕地耳又兼涉懷慶府修武縣界有彰德府之安陽縣內黃縣林縣歸德府之睢州爲襄牛地又錯入開封府之封邱縣山東曹州府之濮州爲城濮地曹縣爲南楚邱地又錯入兗州府之陽穀縣泰安府之東阿縣其地多奇零與諸國交錯共跨三省十府三州十二縣之地其入晉之地不在內

論曰衛地西鄰晉東接齊北走燕南拒鄭宋楚之與晉爭伯也爭鄭宋而衛不受兵以鄭宋南面爲之蔽也晉文城濮之戰楚始得曹而新昏于衛蓋欲爲遠交近攻之計結衛以折晉之左臂使晉不得東向爭鄭也故晉文當日汲汲焉首事曹衛豈惟報怨之私亦事勢有不得不爾晉欲救宋則不得不先伐衛晉

春秋大事表卷之十一
鄭疆域後案
論
欲服鄭則不得不先服衛衛服而鄭魯諸國從風而靡矣蓋衛
踞大河南北當齊晉鄭楚之孔道晉不欲東則已晉欲東則衛
首當其衝曹衛以北方諸侯而爲楚之役天下幾不復知有中
夏此晉之用兵所以不獲已也自是以後衛幾同晉之鄙邑其
曹濮之地與齊犬牙錯互宣成之世衛屢受齊師每有齊師則
乞援于晉至春秋之季年晉鄭之大夫擅權孫林父以戚如晉
晉取衛懿氏六十與孫氏戚近帝邱衛都肘腋之地世爲孫氏
邑自是衛非復衛有并不爲晉有而爲晉鄭大夫所營狡兔之
三窟也失其地利首受強鄰之見侵繼受叛臣之桀驁衛之爲
衛亦可哀矣哉

鄭疆域後案

論

案鄭桓公武公當幽平之世以詐取虢檜之地其地當中國要
害四面皆強國故雖以鄭莊之奸雄無能爲狡焉啟疆之計終
春秋二百四十年僅再滅許肆其吞噬而已而虎牢入晉犇櫟
邲入楚鄭之封疆亦蝕于晉楚焉其地有開封府之祥符蘭陽
中牟陽武鄆陵洧川尉氏鄭州河陰汜水滎陽滎澤凡一州十
一縣亦兼涉杞縣與楚接界陳畱與陳接界封邱與衛接界許
州府爲所奪許國之地禹州爲櫟都汝州之魯山郟縣本楚以
餌鄭旋復爲楚奪又闌入衛輝府之延津縣河南府之登封縣
鞏縣偃師縣陳州府之扶溝縣懷慶府之武涉縣歸德府之睢
州其地俱在今河南一省其闌入直隸大名府之長垣縣者爲
祭仲邑東明縣有武父地僅彈丸黑子而已

論曰鄭當幽王之世王室未遷遽興寄帑之謀攘取虢檜之國而有其地首亂天朝之疆索鄭誠周室之罪人矣入春秋後莊公以狙詐之資倔強東諸侯間是時楚僻處南服而晉方內亂莊公與齊魯共執牛耳其子昭公厲公俱梟雄絕人使其兄弟輯睦三世相繼鄭之圖伯未可知也乃三公子爭立卒歸厲公與虢弭定王室庶幾桓文勤王之義然自是而楚患興矣齊晉迭伯與楚爭鄭者二百餘年是時鄭西有虎牢之險北有延津之固南據汝潁之地恃其險阻左支右吾蓋滎陽城皐自古戰爭地南北有事鄭先被兵地勢然也至于產之世而虎牢已先屬晉隼櫟邲已先屬楚鄭之地險盡失徒善其區區之辭命以大義折服晉楚雖以楚靈王之暴橫莫敢陵侮蓋亦人謀之臧匪關地勢矣然自後三家分晉而韓得成皋卒以滅鄭則鄭之虎牢豈非得之以興失之以亡者哉

秦疆域後案 論

案秦以西陲小國乘衰周之亂逐戎有岐山之地是時兵力未盛西周故物未敢覬覦也值平桓懦弱延及宣公武公德公以次蠶食盡收虢鄭遺地之在西畿者垂及百年至穆公遂滅芮築壘爲王城以塞西來之路而晉亦滅虢東西京隔絕由是據豐鎬故都判然爲敵國與中夏抗衡矣然滅滑而滑爲晉有不能越崤函以東一步滅都而都爲楚有不能越武關以南一步其地有鳳翔府延安府平涼府秦州西安府商州同州府乾州不越陝西一省其同州府與商州之地猶與晉楚錯壤

論曰秦與晉以河爲界河以東爲晉河以西爲秦然秦當春秋時疆域褊小非特隔于函關之外爲晉所限闕而不得出也攷史記繆公立五年而晉獻滅虞虢是時新立初起岐雍基業未固而晉武獻已絕盛滅虢而桃林已舉秦之門戶在晉肘腋中矣後晉文公初伯攘白翟開西河未得之爲西河上郡白翟之地爲今陝西延安府東去山西黃河界四百五十里至戰國惠王六年魏始納陰晉八年納河西地十年納上郡十五縣陰晉今華陰縣河西孔氏曰同丹二州丹州今延安府宜川縣上郡爲延安以北又惠公之世韓之戰曰寇深矣若之何可見晉之幅員廣遠斗入陝西內地不始于文公時此亦可爲秦晉疆域之一證也故終穆公之世未嘗一日忘東向其援立惠公也實

貪河外列城之賂蓋欲圖虢之故地以爲東出之謀旣而韓之戰秦始征晉河東未幾復屬于晉秦之不得志于晉可知也迨初立文公秦欲納王而晉辭秦師獨下文公梟雄賴秦之力而實陰忌之必不使勤王之舉得分其功晉之抑秦又可知也至其季年日暮途遠背晉與鄭盟已復襲鄭懸師深入年老智昏而穆公之始終不忘東向其情蓋汲汲矣其後絕晉日尋干戈少梁北徵彭衙刳首迭有勝負然終不能越河以東一步蓋有桃林以塞秦之門戶而河西之地復犬牙于秦之境內秦之聲息晉無不知二百年來秦人屏息而不敢出氣者以此故也至孝公發憤東地渡洛魏人納地恐後而河西始悉爲秦有吳起去西河而泣豈無故哉

春秋大事表

卷一

吳疆域後案

論

案武王定天下此時泰伯之子孫已自立于句吳武王因而封之時大江以南尚屬蠻夷之地分茅胙土之所不及非若中原齊魯星羅棋置也故其地最廣遠春秋初尚服屬于楚自後漢強遂爲勍敵而其所并吞之國亦歷歷可紀焉太抵北出則擾廬壽東出則向番陽其地略有江南全省而徐州屬宋廬鳳屬楚安慶屬羣舒最後廬鳳亦入于吳而入郢之禍自此始太平府則與楚之和州爲縣對岸江寧府則與楚之六合爲縣接境其自浙之嘉興以及湖州杭州則與越日相角逐之區也其自浙之嚴州以及江南之徽州江西之饒州則與楚日相窺伺之地也方輿家以江西全省亦俱爲吳地然于經傳無所見第存其說

如此云

論曰余考春秋吳疆域而竊有感于明祖之事也當明祖與張陳相持而劉誠意謂陳氏勢居上游宜先定陳當日之分界與春秋時吳楚略相似而明祖之地較吳尤迫狹日汲汲于池州太平徽寧廬鳳之地逮得南昌而守之一戰遂覆陳氏嗚呼此春秋闔閭入郢之勢也夫長江之險吳楚所共而楚居上游故長岸之戰司馬子魚曰我得上游何故不吉卒得其乘舟餘皇故吳楚交兵數百戰從水則楚常勝而從陸則吳常勝楚以水師臨吳而吳常從東北以出楚之不意當其始叛楚也卽伐巢伐徐伐州來爭鬪于廬州鳳陽之間蓋欲自上而瞰下子重之克鳩茲也爲今太平之蕪湖此用水也而吳報之伐楚取駕則

在廬之無爲矣楚靈之克朱方也爲今鎮江之丹徒此用水也而吳報之取棘櫟麻則出碭山與汝寧矣至昭二十三年州來入吳州來爲今之壽春以淮爲固撤楚之藩籬而據其要害而入郢之禍兆矣當日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淮汭卽州來豫章今南昌舍舟爲沉船破釜之舉陸路出南昌爲出奇擣險之謀欲避所短而用所長懸師深入千里襲人蓋亦逆知楚瓦不仁而後敢出此使當日但斂兵持重勿與交鋒絕其餉道吳人輕銳師老欲歸正不必爲毀舟與塞城口之計正欲徐行驅之吳人遇險則必爭舟以濟爭則必亂半渡擊之可使隻輪不返故當日楚之失計在速戰而吳亦第僥倖而一得也使第固守鍾離居巢州來三城屹然不動而多方以撓吳墮其亟肆

之算吳旣不得志于東北必不能由水道以窺楚而吳且坐困矣故明方事廬鳳而旋得南昌則爲折其左臂吳先有豫章而兼得州來則爲扼其喉吭申公子胥之謀略與明祖君臣前後一揆矣夫地勢何常人能用之則勝厥後越兼吳之地而卒覆于楚豈非楚常得地勢之便哉

案此論猶仍舊說以豫章卽南昌其實豫章非南昌也另有論見後

越疆域後案 論

案越自少康初封厯商至周初千有餘歲武王因其舊而不改延及春秋之季又五六百年至允常始與吳相戰伐見于經傳然封域極隘國語與越絕書所載不同其北向所至曰禦兒曰

平原皆在今嘉興一府之地其西南至于姑蔑越絕書則在今衢作姑末州府龍游縣然昔人稱餘汗爲越地淮南王安謂越人欲爲變必先田餘汗界中通典亦謂爲越之餘則自江西廣信至饒州皆越之西界國語所云姑蔑蓋未盡矣余嘗歷淮揚至餘杭盡吳之境又親至左蠡而知越大夫胥犴勞王于豫章之汭實在今鄱陽湖蓋鄱陽爲楚餘干爲越分峙湖之兩岸楚越相結歸王乘舟應在于此若北出則千餘里皆吳地越方仇吳豈能以孤軍徑行其地而與楚會耶其地全有浙之紹興寧波金華衢溫台處七府之地其嘉杭湖三府則與吳分界由衢歷江西廣信府至饒之餘干縣與楚分界

論曰越自允常始見春秋再世至句踐遂成伯業天子致胙五傳而至無疆而卒爲楚所滅竊怪句踐以廣運百里之地而能覆二千里之吳其後世地兼吳越而楚滅之如反掌之易其故何也曰其故仍句踐自貽之也當其滅吳而不能正江淮以北使楚東侵廣地至泗上是爲畫江自守之計棄其地利以與人其得延至五世幸矣昔人有言守江不如守淮守淮必宿重兵于廬鳳徐泗而後進可以戰退可以守當吳之與楚角也爭鍾離州來居巢三邑七十餘年而後取之迨旣得州來而入郢之勢已兆故孫氏之保江東也守濡須與魏爭合肥東晉之有江左也覆苻堅之兵八十萬于淝水蕭梁之都建業也敗拓跋之眾二十萬于鍾離至汴宋稍稍不振矣而劉楊諸將猶力爭于壽春藕塘閒而後劉豫不敢南渡夫非昔日吳楚之已事乎越

既有吳不能守吳故轍北扼州來西阻豫章而戀戀于三江五湖之利志意驕滿號稱伯王此猶項氏之棄關中而都彭城同一沐猴之見耳楚人既得上游而復兼有廣陵徐泗之地長江帶水策馬可渡句踐當日豈爲子孫計長久者哉曰句踐本爲報怨值吳之荒怠而幸勝之以范蠡之謀略而不爲一言何也曰吳壽夢之爭州來也是申公教之也闔閭之舍舟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也是子胥教之也皆當創業之始志意明銳故其言易入至諫夫差與越行成子胥且以屬鏹死耳使少伯復進說于志得意滿之餘夫安知不從文種之誅乎官其卷舌高蹈以去也曰項氏棄關中及身而亡而越延至五世何也曰項氏實有雄據天下之志故漢高并力而取之而楚解得廣陵徐泗知越無爭雄之心視爲掌中物而不知忌而越兵力尙強故且相與遷延待其自發兵端而後取之也噫古來披堅執銳如項氏臥薪嘗膽如句踐而皆坐失天下之大計人皆知爲項氏惜而不知爲句踐惜也其猶有目睫之見也夫

春秋列國疆域表後敘

或曰周室封建在德不在險信乎曰此爲後王守成者言之也武王既勝殷有天下大封功臣宗室凡山川糾紛形勢桀格之地悉周懿親及親子弟以鎮撫不靖翼戴王室自三監監殷而外封東虢于滎陽據虎牢之險西虢于弘農陝縣阻崤函之固太公于齊召公于燕成王又封叔虞于晉四面環峙而王畿則東西長南北短短長相覆方千里無事則都洛陽宅土中以號令天下有事則

居關內阻四塞以守曷嘗不據形勝以臨制天下哉衰妣煽虐禍由內作播遷東周而西虢實爲東西都出入往來之地周有西歸之志不得不問途于虢故平之末年卽欲以虢公爲卿士迨乎惠王鄭虢卒定王室當晉之圖虢也王曷不赫然震怒命方伯以討罪于晉晉必不敢動乃談笑置之虢入晉而晉日強周日削矣洎惠公之入賂秦以虢略秦若得之則可東向以抗衡于晉雖有文公不能以圖伯而晉之諸臣固不與也雖戰韓見獲秦于此時幾可分晉之半而卒征繕以輔孺子閉關謝秦秦知空名爲質之無用卒歸惠公呂卻諸人可謂智勇絕人者矣秦立文公以後知文公梟雄決不能覬覦桃林以東一步乃偕晉師滅都都近武關穆公之意以爲不得于東猶可經營商雒圖武關以爲南出之門戶

而亦終不能有由是二百餘年秦屏伏西陲不敢出以秦地形四塞而函關武關之門戶俱爲他人有也至三晉瓜分秦得其地置關函關入秦而三晉之亡自此始矣嗚呼晉自獻公滅虢以後固守桃林之塞主伯天下者二伯年迨三晉之分而後失之而周室東遷不三世而虢已爲晉有捐國之利器以與人而不悟豈非恃德不恃險之說有以悞之也哉

春秋時晉中牟論

河南今日之中牟縣卽鄭之圃田春秋定哀時屬晉三卿分晉時屬魏前漢地理志謂趙獻侯自耿徙此非也志旣言河南之開封中牟陽武酸棗卷皆魏分地旣係魏地趙安得而都之自相矛盾矣至春秋定九年齊侯伐晉夷儀晉車千乘在中牟則與今日之

中牟絕不相涉據本註云救夷儀也夷儀前本邢地傳云邢遷于夷儀在今順德府邢臺縣西去河南之中牟六百餘里道里遠不相及一也衛侯如晉過中牟衛本在河北適晉安用更過河南之中牟非途次所經二也孔子適趙聞趙簡子殺竇鳴犢舜華臨河而返此時趙界明在大河以北中牟不得更在河南境三也國語晉侯問趙武曰中牟邯鄲之肩髀吾欲其令良誰可武曰邢伯可是中牟與邯鄲接近日後獻侯自耿徙中牟敬侯又自中牟徙邯鄲相去本不甚遠今河南中牟距邯鄲里數與所云肩髀者不合四也趙鞅與范中行相攻哀四年九月圍邯鄲荀寅奔鮮虞鮮虞納荀寅于柏人五年春克柏人遂圍中牟史記亦云趙簡子攻范中行伐中牟佛肸叛是中牟爲范中行氏邑與柏人俱當在直隸

順德府界去大河之南絕遠五也蓋河南之中牟在春秋止稱圃田無中牟之名至漢初始置中牟縣屬河南郡而左傳史記所載之中牟在杜元凱時已不復知其處第云當在河北後人但當存疑不必強爲之說臣瓚謂此中牟當在溫水之上張守節史記正義又以相州湯陰縣西有牟山謂中牟當在其側俱係臆說無明據且春秋傳衛師過中牟中牟人欲伐之褚師圍曰衛未可勝齊師克城而驕不如從齊遂伐齊師敗之克城謂克夷儀則中牟與夷儀當朝發夕至疑當在邢臺邯鄲之間溫水湯陰二處離此尙遠亦非也

雍正八年春余應河東田制臺聘修河南省志作爲此論力辨今日之中牟非論語左傳史記所載之中牟而舊志竟於縣內

載入佛肸墓可發一笑然攷杜氏通典已先誤于慮一失往往有此後閭宛溪氏方輿紀要謂在彭德府湯陰縣牢山之側此亦承張守節史記正義之譌非確然也因思春秋時晉之中牟楚之豫章雖使杜元凱復生亦不能確知其處況更在元凱千五百年後乎因檢點舊稿入于卷內漫識于此乾隆五年三月上浣識

春秋時楚豫章論

先王建國其小者不能五十里若邾滕郕薛近在一縣之地故其時爲邑絕小論語稱十室之邑周官司馬法九夫爲井四井爲邑至十室乃大矣若荆舒吳越地處荒遠井牧之所不及如後世新復之苗疆動輒千百里不可以方域計故今日而欲求春秋之地

亦不可概以一州一府當之也嘗讀春秋至吳楚越之傳其稱豫章者凡六見昭六年楚使薳洩伐徐吳人救之令尹子蕩帥師伐吳師于豫章而次于乾谿吳人敗其師于房鍾昭十三年楚師還自徐吳人敗諸豫章獲其五帥案徐在泗洲北八十里乾谿在今潁州府之亳州房鍾在今潁州府蒙城縣昭三十一年吳人圍弦左司馬戌右司馬稽帥師救弦及豫章弦爲今河南光州之光山縣又定二年桐叛楚吳使舒鳩誘楚人曰以師臨我我伐桐爲我使之無忌秋楚伐吳師于豫章吳人見舟于豫章而潛師于巢冬十月吳敗楚師于豫章遂圍巢克之桐爲今安慶府之桐城縣巢爲今廬州府之巢縣舒鳩在廬州府之舒城定四年柏舉之役吳人舍舟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淮汭卽今壽州案數傳皆爲吳楚

關爭杜註于前則曰江北淮水南於柏舉之傳則曰漢東兩岐其說又云自江北徙于江南不知何所據又昭二十四年楚子爲舟師以略吳疆越大夫胥犴勞王于豫章之汭歸王乘舟且帥師從王此爲楚越交接豫章當又在楚越之境諸儒求其說而不得或以爲兩地或以爲三地迄無一定然愚嘗考之豫章係寬大之語自江西之九江饒州二府隔江爲江南之安慶府境北接潁毫廬壽西接光黃皆爲楚之豫章地蓋鳳陽以西壽霍光固之境皆近淮壩爲吳楚曰交兵處柏舉在湖廣黃州府之麻城縣從壽州循淮而西歷河南光山縣信陽州三關之塞至麻城六百里至漢口九百里杜氏所云豫章在江北淮水南者正當卽指淮汭而言蓋是地之總名舍舟于此遵陸亦卽在此耳至豫章之汭則爲今日

之鄱陽湖無疑何則饒之餘干縣爲越之西境鄱陽縣爲楚之東境俱濱鄱陽湖楚以舟師略吳疆而越歸王乘舟俱在水際舍此更無別處交接總之吳楚越接境之豫章非一地而實非有二名如秦之會稽九江兩郡統隸俱一二千里豈可以一州一縣當之哉漢分秦九江郡置豫章郡蓋亦以春秋之豫章得名然實非當日之豫章地至以南昌爲豫章尤非左傳舍舟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壽州至漢口中歷光州信陽州黃州至武昌漢陽夾峙之漢口循淮至漢路徑甚明南昌在其南千餘里無迂道至南昌之事且南昌始終爲楚地于吳無與也史記闔閭十一年吳伐楚取番番今鄱陽縣爲饒州府治而闔閭十一年係定公六年在柏舉之後則當柏舉戰時吳尙未有饒州之地又安得越南康九江二府

而遠至南昌也哉愚嘗推廣其說凡列國之邊境地俱極廣遠不止一豫章也楚北境之方城自裕州東北至葉縣唐縣連接數百里齊之無棣今直隸天津府之慶雲山東武定府之海豐皆是晉合溫原攢茅之地俱謂之南陽幾盡懷慶一府之境其所謂東陽者則爲太行山東地非有城邑至楚漢之閒始置東陽郡而秦之河西在今同華二州總謂大河以西則楚西境之豫章由淮水之南盡大江南北連屬彭蠡與吳越俱接境乃其常理非日後始遷于江南也至漢東無豫章地高氏辨之甚明近志乃謂春秋之豫章去江陵甚近引宋武帝討劉毅遣王鎮惡先襲至豫章口夫江陵城二十里爲證尤謬後世地名沿譌襲舛甚多卽同時亦有相襲者如戰國時韓之南陽豈可以晉之南陽當之也哉

余作此論實當乾隆之四年時假館九江大孤山堂旅中乏書未能博稽載籍第反覆就左氏傳臆斷頗矜獨得然亦未敢自信踰年歸里索宛溪氏方輿紀要讀之于南昌府豫章城云酈道元謂昭六年楚令尹子蕩伐吳師于豫章卽此地非也夫江湖沮洳春秋時舟楫便利未逮今日吳楚所爭實在淮漢之間酈氏之言應非篤論因歷舉余所引左氏傳六處并杜氏前後兩註謂自昔由江漢之間以達于淮豫章實爲要害而其地今不可考又稱乾谿在今江南亳州徐在泗州弦在光州則豫章當在近淮之地光州壽州之間與漢所置之豫章全不相蒙也與余論脗合先得我心不覺大快因知讀書到着實處自然所見略同但未及豫章之汭爲鄱陽湖第存疑云在江漢之北則

越地固不能踰大江而北也餘干爲越鄱陽爲楚後爲吳奪俱
今饒州府屬則鄱陽正爲三國結轆之地且此時吳越旣已興
兵而楚吳又方構鬪楚與越通吳人必忌越必不敢出境一步
公然與楚交接以犯吳之深怒也若概云江漢之北越且離境
千里顯張從楚以倚吳之幟獨不畏吳人壓境問罪近在肘腋
耶固知歸王乘舟乃二國于其接境處陰相聯絡又在水際則
舍鄱陽左右更誰屬哉余所謂豫章之名廣遠雖不能確知爲
何地而可約舉數處以概之但于今日之南昌決無涉耳因閱
宛溪氏之說借爲余證而又廣其所未及如此乾隆五年八月
上浣三日復初氏又識

晉公子重耳適諸國論

左氏敘事其藏鍼不露處要使人統前後傳而得之向嘗疑重耳
遊歷遍天下而其返國也卒由秦則當其處狄十二年而行也何
不徑之秦以求入而必過衛適齊及其之鄭也又何不入秦而必
迂道之楚楚爲蠻夷之國重耳豈不知其不可倚仗而當日之所
以爲此者蓋其事勢實有所萬不得已也夫重耳有賢名且多得
士夷吾以弟越次而代立其君臣之欲甘心于重耳非一日矣此
時爲重耳者藏形匿影側足無所幸有齊狄秦楚諸大國其力足
與晉相抗得庇護公子餘如鄭衛諸小邦則晉令朝下而夕且繫
公子而獻于晉耳故其如齊也時當秦歸惠公之明年秦晉新協
和未有釁而齊桓方下士故且之齊以求庇逮桓公卒而孝公內
亂兄弟相爭諸侯之兵數至不得不更適他國其歷曹歷宋歷鄭

春秋大事表 卷一
特爲過客耳宋方新敗而曹與鄭皆小國由鄭入秦路必由周而道晉穀面之境晉如寺人披者以百騎邀之有餘耳趙衰狐偃輩慮之密矣是時楚成方強恢廓大度力足以容公子啟口卽云公子若返晉國則何以報不穀蓋送重耳入國之事楚子已身任之會子玉有言而秦穆公來迎公子乃送公子之秦秦楚別有間道而楚又設兵防衛以備不測則重耳之返國雖藉秦力而楚子實成之故曰後猶曰楚君之惠未之敢忘又曰微楚之惠不及此此豈爲當日一饗與不殺之恩而已哉左氏平平敘次八國若公子無故遍游天下而不知當日之事勢實如此左氏特未嘗明言其故耳逮觀寺人披爲惠公求殺重耳與懷公以狐毛狐偃故而殺狐突而當日之故始瞭然矣謹備列之以告世之善讀左氏者

春秋時楚地不到湖南論

考春秋之世楚之經營中國先北向而後東圖其始封在丹陽在今歸州東南七里爲最南境武文遷都于郢爲荊州府治江陵縣昭王徙郢于郢爲襄陽府宜城縣頃襄王二十八年秦白起拔郢楚東北保郢陳今河南陳州府治明年又遷壽春爲江南壽州歷世自南而北其所吞滅諸國未嘗越洞庭湖以南一步蓋其時湖南與閩廣均爲荒遠之地如今交趾日南相似計惟羣蠻百濮居之無係于中國之利害故楚亦有所不爭也竊嘗徧考詩書及春秋三傳與職方爾雅之文無有及洞庭兩字者至屈原放廢江濱彷徨山澤作爲九歌抒其憤懣乃始曰嫺嫺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蓋楚俗好歌舞淫祠原爲作迎享送神之曲爲湘君湘夫人

以實之道之使歸于正以寄其忠君愛國之意至始皇侈心浮江至湘山問湘君何神博士所對蓋卽祖屈原之辭而漢儒爲戴記遂有舜崩于蒼梧之說其因襲傳會蓋有自來其實唐虞三代之世湘山洞庭何嘗入職方况舜旣禪禹而必親歷荒遠之地舜崩而二妃以天子之后離其宮闕遠歷萬里藁葬絕域之野此皆必無之事儒者可以理斷者也用是而知尙書蔡傳謂九江卽洞庭之誤而臨川師謂九江卽彭蠡之源而以彭蠡爲九江漢爲北江并岷江爲中江合爲三江者其說爲斷斷不可易也蔡傳之說祖朱子而實出于晁氏說之蓋以經文過九江至于東陵曾氏以爲湖廣岳州府之巴陵縣在洞庭湖之東不知程氏大昌已駁之謂其絕無根據而過九江至于敷淺原則爲今德安之敷揚山而朱

子以廬阜當之廬阜在今江西九江府之德化縣與彭蠡尤近況水經注又云刊水出廬江郡之東林鄉西南注江水尙書過九江至于東陵者是也東陵在廬江則九江爲尋陽之九江益可信不誣且劉歆班固應劭皆謂江至尋陽分爲九派晉郭璞江賦亦曰源二分于岨嶰流九派于尋陽隋取之以名郡至張僧監尋陽地記復列其名爲九唐孔穎達引之以釋禹貢賈公逵以釋周禮職方宋樂史寰宇記李宗諤九江圖並宗其說今舍漢晉隋唐宋數千年博雅之說不用而獨取一晁氏說之其立論可謂偏枯矣愚更嘗尋繹經文曰九江孔殷殷者歸往趨向之辭周禮諸侯見于天子曰殷見與朝宗二字略同是川之取象若洞庭爲大澤不宜立此名義禹貢于大野彭蠡滌波雷夏俱云旣瀦旣澤可證也明

是九江爲彭蠡之上源彭蠡爲九江之下委殷者歸往之得其正
緒者容蓄之得所歸荆揚二州正是首尾相應則荊州之川爲江
漢爲九江其澤爲雲夢揚州之川爲三江其澤爲彭蠡震澤不既
直截了當矣乎況江漢九江合之恰爲揚州之三江尤自一綫不
爽也或謂江至揚州更何從分而爲三日五湖只一太湖也三江
只一大江也九河分爲九至入海之處合爲一矣而仍曰九河既
道三江其源岐爲三至入海之處合爲一而仍曰三江既入有何
不可乎往嘗取歸氏有光之論以三江爲揚子江錢塘江吳淞江
而取證于國語三江環之自以爲得之矣今乃知其猶未也越在
錢塘江之外三江只可云環吳不可云環越孰若大江橫截南區
吳越俱在襟帶之內如兩鼠鬪于穴中所云民無所移者益信況

吳淞與錢塘禹貢並無其水尤不可取以爲據若如尙書蔡傳之
說則洞庭至春秋之世當益灼然顯著矣乃嘗反覆左傳而知楚
之疆域斷斷無此何也楚靈王修周行無所不至嘗召諸侯以
田于江南之夢矣不聞其田洞庭也證一也入郢之役吳兵東北
自光黃來楚宜南走洞庭之野反更西北涉睢以奔隨國證二也
昭王論命祀而曰江漢睢漳楚之望不聞其及洞庭湘水之神證
三也意其時非特不隸版圖且洞庭亦尙微渺如屈原所云洞庭
波兮木葉下亦是微波淺瀨可供愛玩無今日浩渺之觀蓋當時
雲夢方八九百里跨江南北故文人學士多侈言之至雲夢涸而
水悉歸于洞庭湖乃始包山絡澤而洞庭山浸其內因以山得名
古今來盈虛之數如濟水絕而爲大清河鉅野涸而爲南旺湖之

類川澤之改易多矣豈特疆域之變遷無常所哉

楊丕甫駁論

周

荆州之城爲楚及羣蠻地後皆爲楚地

近世顧復初謂春秋時楚地不到湖南且謂禹治水未嘗至洞庭
舜南巡必不至蒼梧其時湖南地蓋未入職方因斥蔡傳指九江
爲洞庭之誤而決以彭蠡爲九江抑思舜南巡狩至於南岳見於
舜典禹奉命征苗見於大禹謨故吳起言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
德義不修禹滅之又禹貢岷山之陽至于衡山尤爲至湖南之顯
證荆及衡陽爲荆州荆州之界且越衡南而遙周禮職方氏荆州山
鎮曰衡山又爲帝王秩祀之五嶽何云未入職方況殷高宗有荆
楚之伐周宣王有蠻荆之征若以楚蠻但爲今湖北地則距殷周
之都未及千里而已爲荒域殷周之幅幘不太狹乎王制又何以

言自江至于衡山千里而遙也在周時楚都雖屬江北其地域必
在江南蓋江南之地殷時已早名楚周成王封熊繹於此因仍以
楚名其時亦必更有他國封此而楚勢甚強早恣兼併如云伐庸
揚粵至于鄂其強橫可見故周宣王征之至入春秋以後漸圖北
方所滅有二十餘國而江之南皆其境內帖然無故不見於經傳
不得以左氏無湖南地名遂謂楚地不到湖南也楚威王使莊蹻
循江上略巴黔中以西至于滇池是乃更行開闢西南之境至如
近時湖南地方未聞更有經略而秦漢時均如內地建置郡縣則
舊爲楚地可知也彼以彭蠡爲九江試觀禹貢導江言過九江至
于東陵東迤北會于滙則九江在彭蠡上矣豈可以彭蠡爲九江
乎世儒讀書好逞異論而不自知其刺謬大抵如此特爲拈出以

正其謬

史記越句踐世家與吳越春秋越絕書竹書紀年所書越事各不同論

史記越滅吳而不能正江淮以北故楚得東侵廣地至泗上與魯泗東之地方百里張守節正義曰泗上謂廣陵徐泗等州則今揚淮以及徐州泗州之地皆棄與楚余嘗著論謂越棄地利不守得延至五世爲楚所滅幸矣後閱吳越春秋有云越既平吳北渡淮會齊晉諸侯徙都于琅琊竹書紀年云晉出公七年越徙都琅琊水經注亦云琅琊越句踐之故都也越絕書句踐平吳霸關東徙琅琊起觀臺周七里以望東海諸書所載較若畫一案春秋時琅琊爲今山東沂州府其所屬日照縣向係海曲爲沿海要地疑所謂觀臺望東海卽于此又吳越春秋句踐聽范蠡謀築會稽小城城成而怪山自生本琅琊東武海中山也一夕自來後因徙都琅琊余考越徙都琅琊事不見于左傳國語亦無之吳越春秋與越絕所書皆怪誕不足信然史記云越滅吳棄江淮以北徵之左傳他事多不合據傳文哀公二十二年越滅吳二十七年越使后庸來正邾魯之界公與之盟于平陽後哀公嘗欲以越伐魯而去季氏公又嘗如越曾子居武城有越寇見于孟子武城在今沂州府費縣西南九十里季氏之私邑亦在費與琅琊之說相合夫越既滅吳與齊晉諸侯會于徐州

徐州本薛地今爲兗州府滕縣非江南之徐州也

天子致胙方欲正邾

魯山東諸侯之侵界豈其棄江淮不事且既棄之以予楚矣如后庸使命之往來及出兵侵魯豈反假道于楚耶又范蠡既雪會稽

春秋列國爵姓及存滅表敘
之恥變姓名寓于陶陶爲今曹州府曹縣蓋先時吳屢伐齊魯沂
曹之邊地吳蓋略而有之哀八年吳嘗伐魯入武城武城人或
田于吳竟拘鄆人之漚營者曰何故使吾水滋及吳師至拘者遂
道之以伐武城觀此則沂州之地久已爲吳之錯壤越滅吳因有
其地則其遷都琅琊蓋盡吳之境與北方諸侯爭衡豈有反棄江
淮之地以資勍敵之楚耶且卽如史記所云越自句踐以後五世
至無疆中閒嘗欲伐齊齊舊與吳接境與越之故土遠隔江淮若
句踐棄江淮以北則其後世必不能復拓有吳境與齊遠不相及
無緣有伐齊之事則史記之自相矛盾更較然矣蘇子由謂史遷
淺陋而不學疎略而輕信而于地里尤疎舛余旣据其說作越封
疆論復附識他書所見于此以俟後之博學者攷焉

春秋列國爵姓及存滅表敘

余旣輯春秋疆域自成周以迄齊楚秦晉凡十一國而當日之形
勢如鱗次櫛比犬牙相錯凡行軍用師出入往來之迂直遠近及
築城戍守之輕重疏密莫不瞭然具見繼爲原其封爵之所由及
其姓氏與小國之入于某國爲某邑而春秋之列侯始而星羅某
布繼而疆兼弱削究其源流指掌可數作而歎曰封建之裂爲郡
縣蓋不自秦始也自莊公之世而楚文王已縣申息封畛于汝逮
後而晉有四十縣哀二年趙鞅爲鍊之師誓曰克敵者上大夫受
縣下大夫受郡終春秋之世而國之滅爲縣邑者強半天下而諸
國卒以強盛則當日之勢較之周初已稍稍異矣雖聖王復起不
得不變其制也且又春秋以來周室得以縣延數百年者賴齊與

晉耳而齊晉之兼國爲不少也假令齊晉謹守侯度猶然臨淄太原百里之封而周天子能統虞虢譚遂諸國以鞭笞荆楚披攘戎狄乎不能也其不能者何也其勢散且有土之諸侯未必皆賢即使因其不賢而易置之而其政令不能盡出于王朝其民之視聽不能盡屬于天子故常散而不能聚弱而不能強其易而縣邑也則不然度才而使之程能而任之朝不道則夕斥之矣夕不道則朝罷之矣晉文難守原之大夫而得趙衰鄭子皮欲使尹何爲邑而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其操縱由一已其呼吸若一氣其簡練教訓如親父兄之于子弟也故能抗方張之敵而成翼戴之勢嗚呼世變之所趨如天地之化陰陽積而成寒暑豈一朝一夕之故哉雖聖人復起無如之何也西漢之興侯國與郡縣參半未幾而反者四起其存者皆淫侈不軌逮國除爲郡而黎民又安垂數百年漢之國除爲郡而地入于天子春秋之國滅爲邑而地歸于強侯漢以淫侈不軌而除春秋以弱小不能自立而滅其事不同而世變之所趨則一也天下之勢合則治而分則亂自三代以來莫之有易矣

